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覽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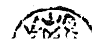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一至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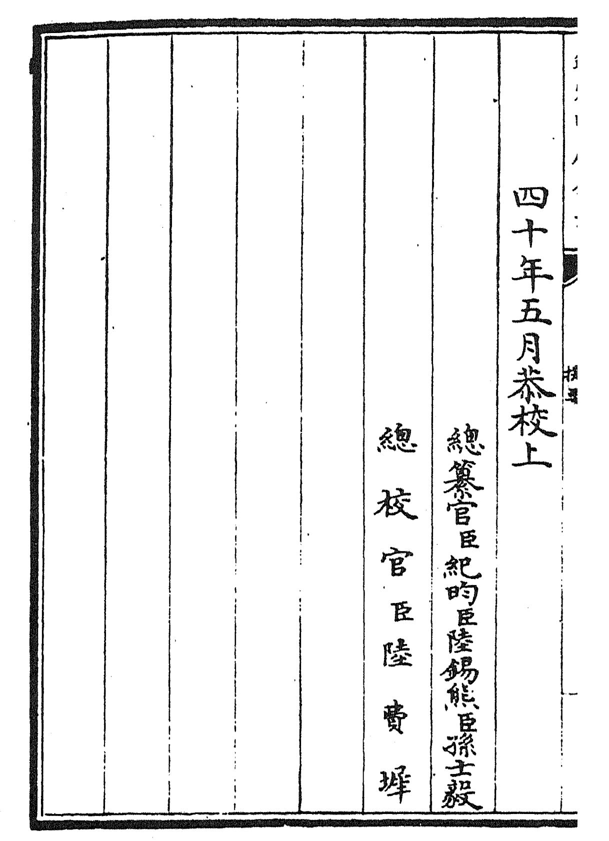
十六國春秋

提要

臣等謹案十六國春秋一百卷舊本題魏崔鴻撰實則明嘉興屠喬孫項琳之偽本也鴻作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卷見魏書本傳隋志唐志皆載之宋初李昉等作太平御覽猶引其文宋藝文志始不著録南宋諸家書目亦

不載是亡於北宋也明何鏜漢魏叢書載鴻書十六篇國各一錄卷帙寥寥與舊史所記不合世疑其偽萬歷以後此本乃出莫知其所自來證以藝文類聚諸書所引一一相同遂行於世論者或疑鴻身仕北朝而仍用晉宋年號今考劉知幾史通探賾篇曰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喬孫等正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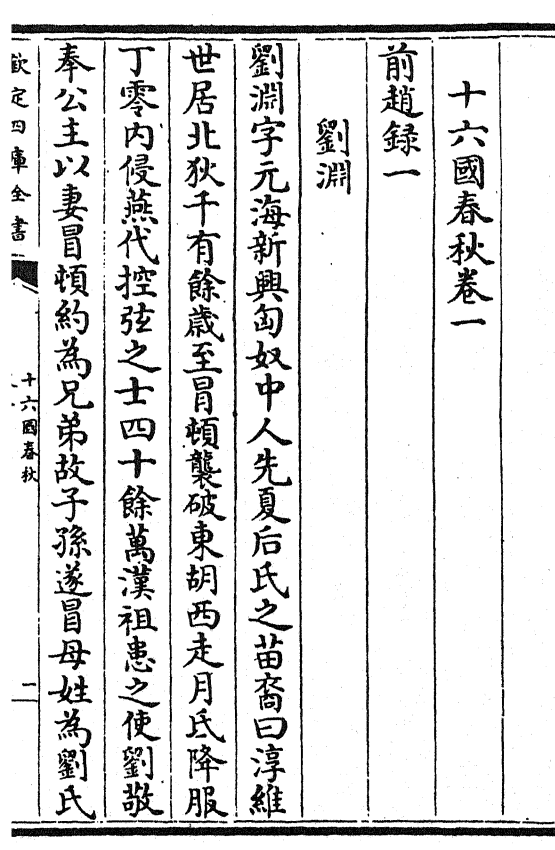
附斯義以售其欺所摘者未中其疾惟魏書載鴻子子元奏稱刊著越燕秦夏梁蜀遺載為之贊序而此本無贊序史通表歴篇稱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偽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崔鴻著表頗有甄明而此本無表是則檢閲偶疎失於彌縫耳然其文皆聯綴古書非由杜撰考十六國之事者固宜以是編為總滙焉乾隆



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十六國春秋卷一

前趙録一

劉淵

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中人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世居北狄千有餘歲至冒頓襲破東胡西走月氏降服丁零内侵燕代控弦之士四十餘萬漢祖患之使劉敬奉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子孫遂冒母姓為劉氏

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奥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後漢中平中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漁陽叛寇張純單于羌渠遣子左賢王於扶羅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醯落反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而於扶羅以其衆留漢遂自立為持至尸逐侯單于屬董卓作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内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豹即

淵之父也建安末呼廚泉入朝於魏魏武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乃分其衆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雖分屬五部然皆家於晉陽汾澗之濱與中國民雜居因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有一白魚（一作大魚）頂有一角（或作二角）軒鬐躍鱗至於祭所久之乃去巫覡

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持一物大如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以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彷像相符矣自是十五月一作十三月而生淵淵生左手有文曰淵海遂以為名齠齔英慧七歲遭母喪號哻擗踊哀感旁人宗族部落咸共歎賞一作美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幼而好學不舍晝夜師事上黨崔遊習毛詩京氏

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等曰吾每觀書傳嘗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宏一物之不知固君子耻之也二生遇高皇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文帝不能興庠序之美豈不惜哉於是文學武事並皆工絕（一作遂學武事妙絕於時）及長猨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一作髯）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屯留（後作上黨）崔懿之襄陵公師彧等皆善相

人及見淵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咸熙中淵為侍子在洛陽與東萊王彌憑結太原王渾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文帝亦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屢言之於武帝帝名與語悅之謂王濟曰劉淵容貌風儀機談鑒智雖由余日磾無以過也濟對曰淵容儀機鑒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駿之弟也進曰吾觀劉淵之才當今恐無其

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集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為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及秦凉覆沒帝問將於上黨李熹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期而梟也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熹勃然曰夫以匈奴之勁悍劉淵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淵果能平凉州斬樹機能則凉

州之難方更深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與淵言别淵餞之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一作達）讒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為吾患耳因歔欷流涕時齊王司馬攸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淵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淵乃長者臣請為陛下保明之且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

父豹卒遂以淵代為左部帥太康末改帥為都尉拜為匈奴北部都尉淵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豪傑無不歸之幽冀名儒後門一作庚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永熙元年冬十月楊駿輔政以淵為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永寧初成都王司馬穎鎮鄴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以淵子聰為積弩將軍太安中惠帝失御齊王冏長沙王乂與成都王穎等迭相

殘廢州郡姦豪所在蜂起淵從祖故北部都尉右賢王劉宣等與族人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諸王侯降同編户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歛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淵姿器絶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欲恢崇單于必不虛生此人也况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起兵於離石共推淵為大單于淵時在鄴遂使其黨呼延攸詣

鄴以謀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欲叛之及穎為皇太弟以淵為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次於蕩陰穎假淵輔國將軍都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穎復以淵為冠軍將軍封盧奴伯既而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幽州刺史王浚遣烏桓騎攻穎於鄴穎師戰敗淵説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民所能禦也淵請為殿下還説五部鳩合義衆以

赴國難頼曰五部之衆果可保發不縱能發之鮮卑烏
九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
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順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
皇帝之子有大勲於王室威惠光洽四海欽風孰不願
為殿下盡死力者何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瀛疎屬豈
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
至乎縱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為人
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撫勉士衆靜以鎮

之淵請為殿下以二部推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大悦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時穎振武將軍王育説穎曰劉淵今去育請為殿下促之不然懼不復至也穎然之以育為破虜將軍使追之淵遂拘育以為右光禄大夫淵至左國城右賢王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以子聰為鹿蠡王遣左於陸王劉宏率精騎五千會穎將王粹拒東瀛公騰粹已為騰所敗宏無及而歸王浚使將軍

祁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東瀛公騰乞師於魏桓帝(姓拓跋諱猗㐌時為代公)以擊淵桓帝與弟穆帝(諱猗盧)合兵擊淵於西河上黨大破之與騰盟於汾東而還桓帝使輔相衛雄段繁於參合陂西累石為亭樹碑以紀行焉淵聞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討鮮卑烏丸宣等固諫曰晉人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憤屬

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為晉人所服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我之氣類可以為援奈何拒之而拯仇逆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淵曰善當為崇岡峻阜何能為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生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

如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為魏武何呼韓邪足道哉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民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今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民望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乃遷都於左國城胡晉歸附者數萬

元熙元年冬十月宣等上尊號淵曰今晉氏猶存四方未定可仰尊高祖法且稱漢王權停皇帝之號待宇宙

混一當更議之乃為壇於南郊僭即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摟揚儁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賊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

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後皇綱漸頹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黄巾海沸於神州（一作人州）群閹毒流於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狂悖曹操父子凶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乘（一作國）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旋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於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訴（一作告）孤今猥為羣公所推紹修三祖之業顧茲尫闇戰惶靡厝但以大耻未雪社

稷無主銜胆棲冰勉從衆議乃赦其境内遂以晉永興元年建元元熙國號曰漢追尊安樂公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妻呼延氏為王后署置百官以右賢王宣為丞相崔遊為御史大夫左於陸王宏為大尉劉歡樂為尚書令范隆為大鴻臚朱紀為太常上黨崔懿之後部陳元達皆為黄門侍郎族子曜為建武將軍右於陸王景為前將軍其餘拜授各有差淵率衆攻東瀛公騰騰遣將軍聶玄擊之戰於

大陵玄兵敗績騰懼帥并州二萬餘戸下山東淵遂所在為冦攻擊郡縣騰復乞師於桓帝衛操勸桓帝助之桓帝率精騎數千救騰斬淵將綦母豚淵南走蒲子十二月淵遣建武將軍曜冦太原取泫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又遣冦軍將軍喬晞攻西河取介休

元熙二年春東瀛公騰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淵次於離石城淵遣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拒之瑜等四戰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饑遷於黎亭以就邸閣

穀留大尉宏護軍將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給之

元熙三年冬十二月淵以前將軍景為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邀擊并州刺史劉琨於板橋為琨所敗琨進據晉陽淵侍中劉殷右光祿大夫王育進諫曰殿下自起兵已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戰一作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尅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

高皇帝之所以創起鴻基尅殄彊楚者也淵悅曰此孤心也

元熙四年春三月淵侵及郡畧有頓丘河内之地遂還離石與劉琨相去三百里琨密遣間其部雜虜降琨者萬餘戸落淵甚懼乃徙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東萊王彌起兵青徐二州自稱征東大將軍攻殺二千石所在冦掠遣使來降淵拜彌鎮東大將軍青州剌史東萊郡公夏四月四部鮮卑陸逐延氐酋大單徵

及石勒等竝相次來降淵悉署其官爵
永鳳元年春正月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南據太行
輔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夏四月王彌帥衆寇
掠青徐兖豫四州兖州刺史苟晞與之連戰不能克丁
亥轉寇許昌太傅東海王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
人徃衛京師五月彌入自轘轅敗官軍於伊北壬戌進
至洛陽屯於津陽門司徒王衍帥衆禦之甲子衍與王
斌等出戰彌敗歸淵淵遣侍中御史大夫郊迎及至拜

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秋七月甲辰淵進據河東攻冠
蒲阪平陽太守宋抽棄郡奔京師河東太守路述戰死
八月鳳凰集於蒲子丞相宣等六十四人上尊號冬十
月甲戌僣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
永鳳仍稱國號曰漢時晉懷帝永嘉二年也十一月以
世子和為大將軍撫軍將軍聰為車騎大將軍建武將
軍曜為龍驤大將軍十二月乙亥以大將軍和為大司
馬封梁王尚書令歡樂為大司徒封陳留王后父御史

大夫呼延翼為大司空封鴈門郡公聰為楚王乂為北海王曜為始安王景為汝陰王延年為江都王洋為長樂王賢為曲陽王其餘宗室以親疎為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勳謀為差悉封郡縣公矦是年造刀一口長三尺九寸文曰滅賊隷書

河瑞元年春正月辛丑晉志作庚子朔熒惑犯紫微太史令宣于修之言於淵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皇居仄陋紫宮之變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尅

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以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請徙都之於是遷都平陽二月晉左積弩將軍朱誕來奔具陳洛陽孤弱勸淵攻之淵以誕為前鋒都督遣滅晉大將軍景為大都督將兵攻洛陽一作黎陽晉遣車騎將軍王堪將兵迎擊夏四月景敗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景何面目復見朕乎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止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為平虜將軍淵以王彌為

侍中都督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上黨圍
壺關以石勒為前鋒都督晉幷州刺史劉琨遣護軍黃
肅韓述來救聰敗述於西澗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晉
太傅越遣淮南内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等將兵拒聰
曠既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間出我雖有百萬
之衆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為固以量勢形然
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衆邪融退曰彼善於用兵曠闇
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踰太行與聰遇戰於長平

閒曠兵大敗融超皆死遂破陳留長子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五月汾水中得玉璽高一寸二分方四寸文曰有新保之（一作實）蓋王莽時物也得者因增淵海光三字而獻之淵以為已瑞乃大赦境内改元河瑞封子裕為齊王隆為魯王秋八月淵復遣楚王聰及征東大將軍王彌進攻洛陽始安王曜與趙固等為之後繼九月丙寅聰圍浚儀晉太傅越遣平北將軍曹武征虜將軍宋抽將軍彭默等拒之丁丑為聰所敗

太傅越入保京城聰等長驅至西明門越率兵禦之戰於宣陽門外大破之晉征西大將軍南陽王司馬模（一作平昌公）遣將軍淳于定呂毅等破劉芒蕩五斗叟並斬之又遣車騎將軍王堪平北將軍曹武自長安討聰堪等敗績奔還京師聰自恃連勝怠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淵素服迎師冬十月復大發卒遣楚王聰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征東大將軍王彌等帥精騎五萬寇洛陽使大司空鴈門剛穆公呼延翼

率步騎繼之丙辰聰等至宜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進屯西明門護軍賈胤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薄之戰於大夏門斬聰征虜將軍呼延顥聰衆遂潰壬戌廻軍屯洛水尋進屯宣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乙丑呼延翼為其部下所殺衆自大陽潰歸淵勑聰等還師聰表稱晉兵微弱不可以翼顥死故還師固請留攻洛陽淵許之戊寅聰親祈嵩嶽山令平晉將軍安陽哀王厲冠軍將軍呼

延朗等督攝留軍晉太傅越遣參軍孫詢將軍丘光樓裒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宣陽門乘虛出擊斬朗於陳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罪已也赴水而死王彌謂聰曰今軍既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運軍在陝糧食不支數日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裹糧發卒徐為後舉下官當於兖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不亦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擅還宣于修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馳遣黃門郎傅詢召聰

等還師十一月甲申楚王聰始安王曜歸於平陽王彌
出師轘轅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
家素為居民所苦皆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乞
活帥李惲薄盛等帥衆衞京師遂追擊彌戰於新汲彌
師敗績於是攝蒲阪之戍還於平陽十二月淵以陳留
王歡樂為太傅楚王聰為大司徒江都王延年為大司
空長樂王洋為大司馬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
北大將軍劉靈及安北大將軍趙固平北大將軍王桑

東屯內黃王彌表左長史曹嶷行安東將軍東狥青州且迎其家屬淵許之

河瑞二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境內立單徵女為皇后梁王和為皇太子封子乂為北海王遣兵分冦徐冀兗豫諸郡又遣曹嶷冦東平琅邪夏四月王浚遣天水將軍祁弘擊破劉靈於廣宗殺之秋七月楚王聰始安王曜平東大將軍石勒及安北大將軍趙固圍河內太守裴整於懷晉遣征虜將軍宋抽率兵救懷勒與平北大

將軍王㮚逆擊破之河内人執整以降淵以整為尚書
左丞河内督將郭默收整餘衆自為塢主庚午淵寢疾
將為顧託之計辛未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長樂王洋
為太傅江都王延年為太保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
並録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復以齊王裕為大司
徒魯王隆為尚書令北海王乂為撫軍大將軍領司隷
校尉始安王曜為征討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廷尉喬智
明為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左光禄大夫劉殷為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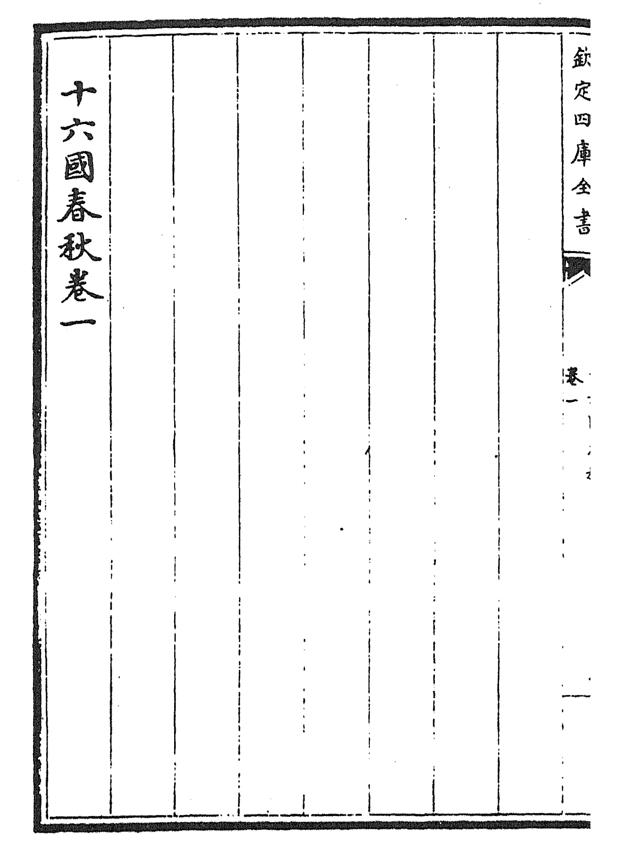
僕射右光禄大夫王育為右僕射任顗為吏部尚書朱紀為中書監護軍馬景領左衛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等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丁丑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己卯薨於光極殿時晉永嘉四年也淵在位七年太子和嗣立呼延攸等恨不參顧命乃謀殺聰聰自西明門斬和於西室九月辛未葬淵於永光陵謚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劉和

劉和字玄泰淵后呼延氏所生聰第四弟也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及為儲貳内多猜忌馭下無恩淵死嗣偽位宗正呼延攸翼之子淵以其無才行終身不遷官侍中劉乘素不善於聰衛尉西昌王鋭恨不參顧命乃相與謀説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而使三王總強兵於内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屯於近郊陛下今便為寄主耳禍難未可測也願蚤

為之計和即攸之甥也遂深然之辛巳夜召領武衛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及領左衛將軍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殯宮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且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為志塞耳勿聽讒夫之言以疑兄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既不信諸弟他人誰足信哉銳攸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於是命左右刃之盛既被殺欽懼曰惟陛下詔臣等

以死奉之蔑不濟矣相與盟於東堂壬午鋭帥馬景攻楚王聰於單于臺攸率右衛將軍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於司徒府侍中乘率武衛將軍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尚書田密武衛將軍西陽王璿攻北海王乂密璿等挾乂斬關奔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鋭既知聰之有備馳還與攸乘等會攻隆裕復懼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聰攻西明門克之鋭等奔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光極西室收鋭攸乘梟首通衢



十六國春秋卷一

十六國春秋卷二

前趙録二

劉聰上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淵第四子也母張氏懐聰在孕夢日入懐寤以告淵淵曰此吉徴也慎勿言自是十五月而生聰夜有日一作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敏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

十四究通經書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艸隸書尤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猨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絶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悦之謂淵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遊於京師當時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器異之晉新興太守郭熙（一作頤）辟為主簿任以郡事舉良將入為驍騎別部司馬齊王司馬冏以為國中尉出為左部司馬尋遷右部都尉善於撫綏五部豪右無不歸之太宰河間

王司馬顒表為赤沙中郎將聰以淵在鄴懼為成都王
司馬穎所害乃亡奔穎穎甚悅拜為積弩將軍參前鋒
戰事淵為北單于立為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即大單于
位更拜鹿蠡王淵稱大號拜大司馬徙封楚王淵死子
和嗣立西昌王銳帥馬景攻聰於單于臺聰貫甲以待
之銳等馳入南宮乃追殺和及銳等群臣勸聰即尊位
聰以北海王乂皇后單氏之子也以位讓之乂與公卿
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群公正以四海未定禍

難尚殷會孫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孫何敢辭令便欲遠遵魯隱俟乂年長當以大業歸之載記云待乂年長復子明辟光興元年秋聰僭即皇帝位於光極前殿大赦境内殊死以下改元光興尊母單氏為皇太后母張氏為帝太后以乂為帝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妻呼延氏為皇后封子粲為河内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為河間王翼為彭城王悝為高平王遣使拜蒲洪平遠將軍以石勒為并州刺史封汲郡公餘悉如

故冬十月遣河内王粲及征東大將軍王彌龍驤將軍
曜等帥衆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轘轅掠梁陳汝潁間
陷壘壁百餘時匈奴劉虎居朔方肆盧川自號鐵弗氏
與白部鮮卑帥衆來附聰以虎為宗室封樓煩公十一
月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其壁間刺
而殺之以司空景為大司馬左僕射劉殷為大司徒右
僕射王育為大司空十二月偽太后單氏卒尊母張氏
為皇太后單后即乂之母也年少美色聰烝焉乂屢言

之單后慚恚而死聰後知其故乂寵因是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廢斥聰后呼延氏屢以為言於是相圖之計起矣乂舅光祿大夫單冲泣謂乂曰疎不間親主上有意於河内王久矣殿下何不避之乂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讓乂乂以主上齒長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為不可粲兄弟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疎詎幾主上寧可有此意乎聰安北大將軍趙固與晉車騎將軍王申始相拒於

延津時黃霧晝昏人不相見固軍大敗始遂攻劉曜王
彌於瓶壘大破之俘斬千餘級
嘉平元年夏四月趙固及平北大將軍王桑攻裴盾殺
之五月署衛尉呼延晏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
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陽命王彌及始安王
曜鎮軍將軍石勒引兵會之晏進河南晉師前後十二
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癸
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昌門克之丙戌焚東陽宣陽諸

門及諸府寺晉懷帝遣河南尹劉默拒之敗於社門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出自東陽門俘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還懷帝具船於洛水將濟河東遁晏盡焚之還於張方故壘時城內饑甚人自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庚寅司空荀藩及弟光祿大夫荀組奔轘轅太子左率溫畿夜開廣莫門奔小平津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彌晏尅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懷帝開

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奔長安晏兵追執之幽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戊戌殺晉太子詮吳王晏竟陵王楙尚書左僕射和郁右僕射曹馥尚書閭丘冲袁粲王緄河南尹劉默及諸王公巳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為京觀遂發掘諸陵焚燒宗廟宮府皆盡逼辱后妃曜納惠帝羊皇后遷懷帝及侍中庾珉等幷傳國璽於平陽作赦書以六月十一日破洛群王十二束手軍門貂蟬羽葆以充王府丁未聰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為

特進左光禄大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王雋為光禄大夫秋七月晉大尉征西大將軍南陽王司馬模使牙門趙染戍蒲阪染求馮翊太守不得怒率衆歸聰聰以染為平西將軍八月聰遣趙染與安西將軍雅帥騎二萬攻模於長安河内王粲始安王曜帥大衆繼之染敗模於潼關將軍呂毅死之長驅至下邽凉州將北宫純自長安率衆迎降進圍長安模遣淳于定出戰敗績模倉庫空虚士卒離散軍諮祭酒韋輔曰事急矣早降可

以免禍模從之降於染染箕踞攘袂數模之罪送之於
粲九月粲殺模及其子范陽王黎以模妃劉氏賜別將
張本爲妻送衛將軍梁汾長史曾繇兼散騎常侍杜鶩
辛謐及北宮純等於平陽聰以粲之害模也大怒粲曰
臣殺模本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但以晉氏肺腑洛陽
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吾恐
汝不免誅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無不報時關西饑
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冬十月署始安王曜

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鎮長安王彌為大將軍封齊公石勒為幽州牧十一月彌為石勒所殺因并其衆表彌叛狀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即以彌部衆配之加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以慰其心曜既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與諸氐羌皆送任子於聰惟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馮翊太守索綝固守不降安夷護軍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

南山將奔安定遇乏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謀復晉室推乏為平西將軍率衆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衆十萬會之曜遣劉雅趙染攻乏雅等先攻竺恢不克乏要擊大敗之曜又盡長安銳卒與乏等戰於黄丘曜衆大敗身中流矢退走乏追之至於甘泉一作渠旋自渭橋襲梁州刺史彭蕩仲殺之後蕩仲子天護率群胡攻乏乏遂敗走夜墮澗中為天護所殺聰以天護為梁州刺史杜人王秃紀持及麴特等

擊河内王粲於新豐粲還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長安十二月晉閻鼎等奉秦王業為皇太子入於雍城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嚮應

嘉平二年春正月聰后呼延氏卒謚曰武元甲戌聰以司空王育尚書令任顗女為左右昭儀中軍大將軍王彰中書監范隆左僕射馬景女皆為貴人右僕射朱紀女為貴妃皆金印紫綬聰將納太保劉殷女太弟乂固諫聰以問於太宰延年太傅景景等對曰臣常聞太保

自云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聰悅使兼大鴻臚李弘一作恒拜殷二女英娥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為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㣲自有周與聖源實别陛下正以姓同為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為子納司空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我子弟輩於是六劉

之寵傾於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黄門納奏左右貴
嬪决之二月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庾珉等
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讌從容謂帝曰卿昔為豫章王時
朕與王武子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
卿所製樂府歌示朕因謂朕曰聞君善為辭賦試為看
之朕時與武子俱為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
於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
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

顏耳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歷一作應天受命故為陛下自相驅除耳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聰喜以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也今特以相妻卿善遇之拜劉為會稽國夫人三月聰遣鎮北將軍靳冲冠太原平北將軍卜珝率衆繼之不克遂圍晉陽魏穆帝拓跋猗盧遣兵來救乙未冲兵敗走卜珝之卒先奔冲歸罪於珝輒斬之聰聞而大

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御史中丞浩衍持節斬冲聰又納暠子輔漢將軍張寔二女嶶光麗光為貴人太后張氏之意也夏四月聰封子敷為渤海王驥為濟南王鸞為燕王鴻為楚王勱為齊王權為秦王操為魏王持為趙王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坐温明徽光二殿未成皆斬於都市聰遊獵無度晨出暮歸觀魚於汾水以燭繼晝中軍大將軍王彰切諫曰今大難未夷餘晉假息陛下

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至昏夜忘歸陛下當思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基已奠四海屬情何可墜之於垂成隳之於將就比觀陛下所為臣實痛心疾首且愚人歸漢之心未專思晉之心猶盛劉琨咫尺刺客縱橫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彰女也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太后張氏以聰刑罰過差三日不食太弟又子粲泣輿櫬切諫聰怒曰我豈紂桀幽厲乎汝輩何以生來哭

人太宰延年太保殷及公卿列侯百有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曰光文皇帝以聖武膺期創建鴻祚而六合未一夙世升遐陛下睿德自天龍飛紹統東平洛邑南定長安眞可謂功高周成德超夏啓往也唐虞今則陛下歷觀書記未有其比而頃來以小務不供亟斬王公直言忤旨遠囚大將遊獵無度機管不修臣等竊所未解此臣等相與破肝糜胃忘寢與食也聰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之朕不聞過各賜帛百疋使侍

中持節赦彰曰先帝賴君如左右手君著勲再世朕敢忘之此段之過希君蕩然君能盡懷憂國朕所望也令進君驃騎將軍定襄郡公後有不逮幸數匡之雍州刺史麴特等圍長安數月中山王曜連戰敗績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奔平陽五月聰貶曜為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使河内王粲攻司徒傅祗於三渚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城會祗病卒城陷粲遷祗子暢及其孫純粹并士女二萬餘戶於平陽聰贈祗太保純粹皆給事中

以其忠於主也謂暢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晉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劉南鄙沮亂邉萌此其罪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勲舊逆臣之孫而荷榮禁闥卿知皇漢之德弘曠否暢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也自是明主代國弔民之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生於自然六月聰欲立貴嬪劉英為皇后張太后欲立貴人張㣲光聰不得已許之英尋卒大昌文獻公劉殷卒聰以河間王

易為車騎將軍彭城王翼為衛將軍並典禁兵宿衛高平王悝為征南將軍鎮離石濟南王驥為征西將軍築西平城以居之魏王操為征東將軍鎮蒲子安北大將軍雍州刺史趙固平北大將軍豫州刺史王桑欲引兵歸平陽軍中乏糧士卒相食乃自碻磝津西渡攻掠河北郡縣使人自懷求迎於聰聰遣鎮遠將軍梁伏疵將兵迎之未至長史臨深將軍牟穆帥衆一萬叛歸劉演固隨疵而西桑引其衆歸青州固遣兵追之殺桑於西

梁桑將張鳳率其餘衆歸演聰以固為荆州刺史領河南太守鎮洛陽晉平北將軍劉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會平陽擊聰琨素奢豪喜聲色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為言勸琨殺之琨不從潤譖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竟收盛殺之盛子泥遂奔於聰具言虛實聰大悦遣河内王粲中山王曜等攻并州以令狐泥為鄉導屬上黨太守龔醇帥衆降聰雁門烏丸復反琨聞之親帥兵東出收兵於常山及中

山使部將郝詵張喬將兵來拒戰於武灌喬等敗死晉陽危懼太原太守高喬并州別駕郝聿以晉陽降粲秋八月庚戌琨還救晉陽不克乃與左右數十騎攜其妻子奔於趙郡之亭頭遂如常山粲曜入晉陽壬子令狐泥殺琨父母粲曜送尚書盧志侍中許遐太子右衛率崔瑋於平陽聰復以曜為車騎大將軍以前將軍劉豐為鎮北大將軍并州刺史鎮晉陽九月聰以盧志為太弟太師崔瑋為太傅許遐為太保高喬令狐泥郝聿皆

為武衛將軍已卯聰衛尉梁汾奔長安辛巳前雍州刺史麴特討河内王粲於三輔粲敗走關中擾亂冬十月乙酉聰封子恒為代王逞為吳王朗為頴川王皐為零陵王旭為丹陽王京為蜀王坦為九江王晃為臨川王丁亥以司空王育為太保驃騎大將軍王彰為太尉尚書令任顗為司徒左僕射馬景為司空右僕射朱紀為尚書令中書監范隆為左僕射前軍大將軍呼延晏為右僕射先是劉琨與穆帝猗盧也時稱代王結為兄弟至是乃

告急於穆帝且乞師焉穆帝遣長子賓六須一作六修及桓帝子普根將軍衛雄范班箕澹等率衆數萬爲前鋒以攻晉陽琨收散卒千餘爲之鄉導穆帝自帥衆二十萬繼之至於狼猛一作盆城曜及賓六須戰於汾東曜兵敗績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大將軍河內王粲鎮北大將軍豐等掠晉陽百姓踰蒙山遁走十一月穆帝帥騎來追戰於藍谷粲兵敗績斬征虜將軍邢延及劉儒

劉豐簡金張平等三千餘級伏屍數百里甲午粲等遁還穆帝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為之赤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穆帝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殺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吾既遠來士馬疲敝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遺琨馬牛羊各千餘疋車百乘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十二月聰立張貴人徽光為皇后以其父寔為左光祿大夫

嘉平三年春正月丁丑朔聰大會群臣於光極殿逼懐

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光祿大夫庾珉王儁等不勝悲憤因之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二月丁未聰鴆殺帝於平陽誅珉儁等故晉臣五十餘人復以會稽國劉夫人為貴人大赦境内殊死已下先是侍中隴西辛勉隨帝至平陽聰欲署為光祿大夫固辭不受聰遣黄門侍郎喬秉賫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秉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

貞節深敬異之為築室於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
而不受乙亥太后張氏卒謚曰光獻張皇后不勝哀丁
丑亦卒謚曰孝武已卯定襄忠穆公王彰卒三月聰立
左貴嬪劉娥為皇后為之起鵠儀樓於後庭廷尉陳元
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
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窮一
人之欲也晉氏闇虐視百姓如草芥故上天勦絕其祚
眷祐皇漢蒼生引領庶幾息肩懷更生之望有日矣我

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嬪服無綺綵重逆群臣之請乃建南北二宮令光極之前足以朝群臣饗萬國矣昭德温明已後足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冦內興殿觀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興饑饉不息饑饉疾疫死亡相繼兵疲於外民怨於內為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鷃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為子來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宮宇麤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

況有晉遺類西據關中南擅江表李雄奄有巴蜀王浚劉琨窺窬肘腋石勒曹嶷貢稟漸疎陛下釋此不憂乃更為中宮作殿豈目前之所急乎昔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役之後四海之富天下之殷粟帛流行尚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歷代比美迹垂不朽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承荒亂之餘所有之地不過太宗之二郡戰守之備非特匈奴南越而已孝文之廣思費如此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顔色冒不

測之禍也聰大怒曰朕為萬幾主將營一殿何問汝鼠子乃敢妄言沮衆不殺此鼠子朕殿何當得成命左右曳出斬之并其妻子梟首東市使群鼠共穴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大司徒任顗光祿大夫朱紀左僕射范隆

驃騎大將軍河間王易等叩頭流血曰元達為先帝所知受命之初即引置門下盡忠竭慮知無不言臣等竊祿茍安每見之未嘗不發愧今所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因諫諍而斬列卿其如後世何聰默然劉后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勑左右停刑手疏切諫具劉后傳聰怒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遥園為納賢園李中堂為愧賢堂夏四月壬申愍帝即位於長安聰遣中山王曜及司隸校尉喬智明虎牙將軍李景年等冦長安平西將

軍趙染帥衆赴之晉安夷護軍始平太守（一作大都督）麴允據黃白城以拒之五月曜等進屯蒲坂時允累為曜等所敗晉遣安東將軍索綝為征東大將軍將兵助允六月晉平北將軍劉琨與穆帝會於陘北謀擊聰秋七月琨進據藍谷穆帝乃遣普根屯於北屈琨遣監軍韓據自西河而南將攻西平聰遣大將軍粲等拒琨驃騎大將軍易等拒普根蕩晉將軍蘭陽等助守西平琨等聞之引兵還聰使諸軍仍屯所在為進取之計九月趙染

謂曜曰魏允率大衆在外長安空虚可襲而取之旣得長安黄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染請輕騎襲之曜乃承制加染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以精騎五千配之進攻長安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廣死之庚寅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雁樓染焚燒龍尾及諸營殺掠千餘人辛卯旦退屯逍遥園壬辰將軍麴鑒自阿城帥衆五千來救癸巳染引兵退鑒追擊之與曜遇於零武鑒兵大敗曜自恃連勝不為設備冬十一月麴允引兵

襲曜連戰敗之殺冠軍大將軍喬智明曜退入粟邑遂歸平陽十二月曜忌河南魏浚素得衆心乃率軍圍浚於石梁兖州刺史劉演河內太守一作河州郭默遣軍救之曜分兵逆擊戰於河北伏兵深隱處邀擊演默軍大破之盡虜其騎浚夜遁走為曜所獲殺之浚族子該隨浚赴難先領兵守金墉城故得無他曜引還餘衆復依該時杜預子尹為弘農太守屯宜陽界一泉塢水經註作一合塢數為曜兵所抄掠尹要該共拒之該遣其將馬瞻三百

人赴尹瞻知其無備夜襲殺尹迎該入塢塢人振懼竝服從之遂與李矩郭默相結以拒曜兵又與河北尹任愔相連後漸饑弊曜兵攻之日至欲率衆南徙衆不從該遂單騎奔南陽馬瞻帥餘衆降曜

十六國春秋卷二

十六國春秋卷三

前趙録三

劉聰中

嘉平四年春正月辛未日隕於地又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平陽地震崇明觀陷為池水赤如血赤氣亘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逶迤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

廣二十七步臭聞於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隱一作諱廷尉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曰星變之異其禍將及一作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癸未劉后產一虵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已丑劉后卒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謚曰武宣自是嬖寵競進後宮無序矣夏四月聰以驍騎大將軍河

問王易為太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勲德者死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綠綟綬遠遊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輔軍鎮衛京左右前後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虎牙十六大將軍營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為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户二十餘萬萬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又置左右選曹尚書並典選舉自司隸以下大官皆位次僕射置御

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以子始安王粲為丞相領大將軍録尚書事進封晉王食邑五郡江都王延年為録尚書六條事汝陰王景為太師王育為太傅任顗為太保馬景為大司徒朱紀為大司空中山王曜為大司馬五月曜與趙染復攻長安六月曜進屯渭汭染進屯新豐晉征東大將軍索綝自長安將兵出拒之染狃於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諫曰今司馬鄴君臣自以逼僭王畿强弱不敵將致死拒我將軍宜整陳案兵擊之

不可輕也困獸猶鬬況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彊我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汚吾馬蹄刀刃邪晨帥精騎數百馳出擊之曰要當禽綝而後食乃與綝戰於城西染遂大敗單馬而歸悔曰吾不用薇言以至於此何面目見之也先命斬薇薇臨刑謂染曰將軍違謀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於枕席乎薇遂見殺曜染復與將軍殷凱率衆數萬向長安安夷護軍麴允逆戰於馮翊允敗收兵夜襲

凱營凱敗被禽死之曜還攻河内太守郭默於懐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圍之欲使默食盡饑死默送妻子為質并請糴於曜糴畢復嬰城固守曜怒沈默妻子於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於劉琨琨知默狡猾留芝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急會芝出城落馬使強與俱歸乃復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於曜默使人伺得勒書欲突圍投李矩於新鄭矩使其甥郭誦迎之誦兵少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帥鮮卑范勝等五

百餘騎詣長安默時被圍道阻不通還過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公家所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屠各舊畏鮮卑遂邀肇為聲援肇許之曜等望見鮮卑不戰而退誦潛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懐城大破曜軍默遂率其屬歸矩與矩并力拒曜聰遣使謂曜曰今長安假息劉琨遊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畧可留征虜將軍貝丘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曜於是歸屯蒲阪秋七月趙染寇北地晉領軍將軍安夷護軍

魏允率衆來拒染𣅀將攻城中弩而死冬十一月以晉
王粲爲相國大單于總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遂徵中
山王曜輔政是時平陽地震烈風拔樹發屋汾水大溢
流漂數百家兗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
三日而死
建元元年春正月聰以太廟新成大赦境內改年建元
三月雨血於左司隸寺霞地其月又雨血於東宮延明
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太弟乂惡之以問太傅崔瑋太

保許遐瑋遐等説又曰主上往日以殿下為太弟者欲以安衆心耳其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相國之位自漢魏以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為贈官今復以晉王居之羽儀威重踰於東宫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營兵以為羽翼事勢已去殿下不得立明矣然非徒不得立已也不測之禍厄在旦夕不如早為之計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

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若殿下有意二萬精兵指顧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殿下者大司馬不慮其為異也又弗從乃止夏四月東宮舍人荀裕告瑋遐等勸乂謀反乂不從之狀聰於是收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軍或作冠威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禁乂不聽朝賀乂憂懼不知所為上表自陳乞為黔首并除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宜登儲副抽抑而弗通聰如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為貴嬪大

日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五月立月光為皇后青州刺史曹嶷攻汶陽關公丘陷之殺齊郡大守徐浮執建威將軍劉宣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嶷遂畧地西下祝阿平陰自鎮臨淄有衆十餘萬臨河置戍於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嶷之懷貳也表請討之聰又憚勒之滅嶷不可復制弗許中山王曜濟自盟津將攻河南遂進攻李矩於滎陽矩遣將軍李平師於城皐曜覆而滅之矩懼送質請降聰以皇后靳氏為上

皇后左貴妃劉氏為左皇后右貴妃劉氏一作月華為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並立非禮也極言切諫聰不納乃以元達為右光禄大夫外示優崇實奪其權於是太尉范隆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鑒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復以元達為御史大夫儀同三司中山王曜攻長安頻為王師所敗曜曰彼猶强盛弗可圖矣引師而還是月雨血於東宫宣光陵石人皆行數步宫中鬼夜哭三日而聲向右司隸寺乃止上皇后靳氏有穢

行陳元達奏之聰不得已廢之靳氏慚恚自殺靳有殊

寵聰迫於元達之諫故廢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

六月大司馬中山王曜進攻上黨秋八月癸亥敗劉琨

之衆於襄垣曜欲進攻陽曲聰遣使謂之曰長安擅命

國家之深恥也宜以為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

應至矣公其亟還曜遂廻滅郭邁朝於聰還屯蒲阪平

陽地震雨血於東宫廣袤頃餘九月聰使大鴻臚邉鴻

賜石勒弓矢册命勒為陜東伯得專征伐拜刺史將軍

守宰列侯盡歲集上冬十月中山王曜進軍屯於粟邑遂攻北地晉愍帝以麴允為大都督驃騎將軍禦之曜進拔馮翊馮翊太守梁肅奔萬年時百官饑乏採稆以自存愍帝屢徵兵於相國司馬保保左右皆曰蝮虵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虵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鎮軍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麴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曜進攻上郡上郡

太守張禹奔於允吾於是閼右翕然所在應矅遂進據

黄阜十二月聦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是年并州祭酒

桓回於途遇一老父問之云昔樂工成憑今居何職我

與其人有舊為致清談得察孝廉君若相見令知消息

回問姓字曰吾吴郡麻子軒也言畢而失回見憑具宣

其意憑歎曰昔有此人計去世近五十年矣中郎荀彦

舒聞之為造祝文令憑設酒飯祀於通衢之下

麟嘉元年春正月中常侍王沉宣懐俞容中宫僕射郭

猗中黃門陵修等皆寵幸用事聰乃立市於後宮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一委相國粲惟生殺拜除乃使沉等入白之沉等多不白聰率以私意決之故勲舊功臣或弗敘録而姧佞小人有數日便至二千石者軍旅歳興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第舍皆踰於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為内史令長者三十餘人奢僭貪殘賊害良善靳準合宗内外謟以事之郭猗與

準皆有憾於太弟又謂相國槩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
懷不逞之志此乃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
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
變臣竊為殿下寒心且殿下光文帝之世孫主上之嫡
子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幾事大何可與人且臣聞太
弟與大將軍謀因以三月上巳大讌作亂事成許以主
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又許衛軍為大單于
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

事無不成臣謂二王兹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茍貪一切之利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宫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今禍期甚迫事淹變生宜蚤圖之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臣屢啟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以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憚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兾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㝢表其狀殿下倘不信臣言可名大

將軍從事中郎王皮及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因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茲事已决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因歔欷流涕皮惇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計卿能用之乎二人皆曰謹奉教猗曰相國問卿卿但曰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啟卿即荅曰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寛仁殿下敦睦恐言成誑僞則陷於誣諸不測之誅故不敢言耳

皮惇許諾桀名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桀以為信然初靳準從妹為乂孺子淫於侍人乂怒殺之屢以嘲準準深慚恚嘗説桀曰東宮萬幾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係至是準又説桀曰昔孝成拒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簒逆可乎桀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急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桀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

皆謀奉太弟為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之地矣粲曰為之柰何準曰卒聞太弟為變恐主上必不信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錮勿絶太弟之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遊太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為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心為之謀者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其賓客與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迹獄詞既具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

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𥠖然之

乃命冠軍卜抽引兵去東宮二月聰出臨上秋閣誅特

進綦毋達大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

左衛卜崇大司農朱誕等皆羣閹所惡也侍中卜幹泣

諫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故使幽谷無考槃奈何一旦

先誅忠良將何以埀之於後昔秦受三良而殺之君子

知其不覇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

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欲一日尸卿大夫七人

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乎詔尚在臣所未敢宣露乞垂昊天之澤廻雷霆之威藉使休等有罪陛下直欲誅之不暴明其罪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意耶意或作法字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沉叱幹曰卜侍中欲拒詔乎聽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宰河間王易及大將軍渤海王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禄大夫西河王延等皆詣闕表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蟻王化之蝨賊也故文王以

多士基周桓靈以羣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於此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為故事乎今王沉等處常伯之位乃握生死予奪於中勢傾內外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倅於人主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衡廹之以勢選舉不復以實士因屬舉政由賄成多樹姦徒殘流海內知王琰等忠臣為國盡節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穹蒼痛

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沉等皆刀鋸之餘背恩忘
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
何故親近之何故貴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懐
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
雨血火災皆沉等之由願陛下割翦兇醜與政之流引
尚書御史朝省[闕]幾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
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則衆灾自弭和氣呈
祥況今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潜據趙魏曹嶷欲王

全齊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乃復以沉等助亂大政誅亟咸戮扁鵲臣恐遂成膏肓之疾後雖療之不可及已一作其如病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沉等笑曰是兒等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寖之沉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洒掃宮閤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讐又深恨陛下願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恒然卿何足恨乎更以訪粲粲盛稱沉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

悅封沉等為列侯河間王易又詣闕上疏固諫聰大怒手裂其表三月易恚忿而死易素忠直元達倚之為援得盡諫諍及聞其卒哭之悲慟歸而自殺夏五月丁丑大司馬中山王曜寇上郡上郡太守韋藉率衆奔南鄭秋七月曜逼長安復寇北地北地太守麴昌告急於大都督麴允允次於黃白城遣兵來救曜聞之轉寇上郡允乃去黃白而軍於靈武以兵弱不進曜遂圍北地是時北地饑甚人相啖食羌酋大軍須運糧以給昌將軍

劉雅擊敗之昌復遣使求救於允允帥步騎三萬來援去城數十里曜等繞城放火烟塵蔽天乃縱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往無及也允信之衆懼而潰遂追戰於磻石谷允敗績奔靈武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初麴允告急於安定太守焦嵩嵩毒侮允曰須允困極當救之耳京都既陷嵩亦為曜所滅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獲晉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等曜素聞充賢募生致之既見因賜之酒謂曰

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也賜之劍令自殺梁緯妻隴西辛氏有美色曜既殺緯見辛氏將妻之使人扶取因據地大哭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姓明公又安用之也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女也其任之亦自殺皆以禮葬之聰立樊氏為上皇后樊氏即故張后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復有七人朝廷

內外無復綱紀阿諛日進賄賂公行軍旅所在饑疫相
仍後庭賞賜動至千萬大將軍敷屢涕泣切諫聰不納
怒曰爾欲速使乃公死乎何以朝夕生來哭人敷憂忿
發病而死六月河東大蝗惟不食黍豆司隸靳準帥部
民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
豆平陽饑甚民流叛死亡者什有五六石勒遣其將石
越帥騎二萬屯於幷州招撫流民一作撫懷叛者聰使黃門侍
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嶷規為鼎峙之勢司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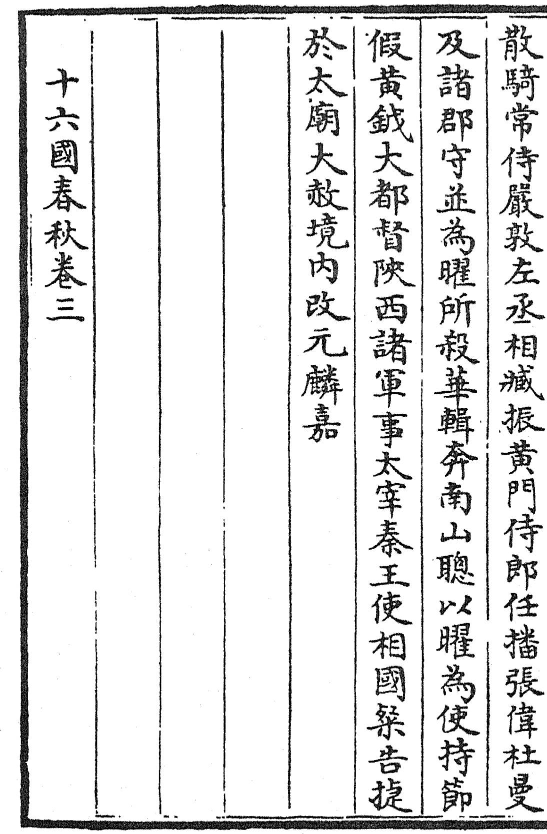
部人奔於冀州者二十萬戸秋七月犬與豕交於相國府門又交於宫門又交於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御坐犬冠武弁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鬬死殿上宿衛之人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彌甚不知戒懼八月聰讌羣臣於光極殿引見太弟乂容貌毁悴鬚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九月中山王曜逼長安内外斷絶晉鎮西將軍安定太守焦嵩平東將軍宋哲新平太守竺恢引兵來救散騎常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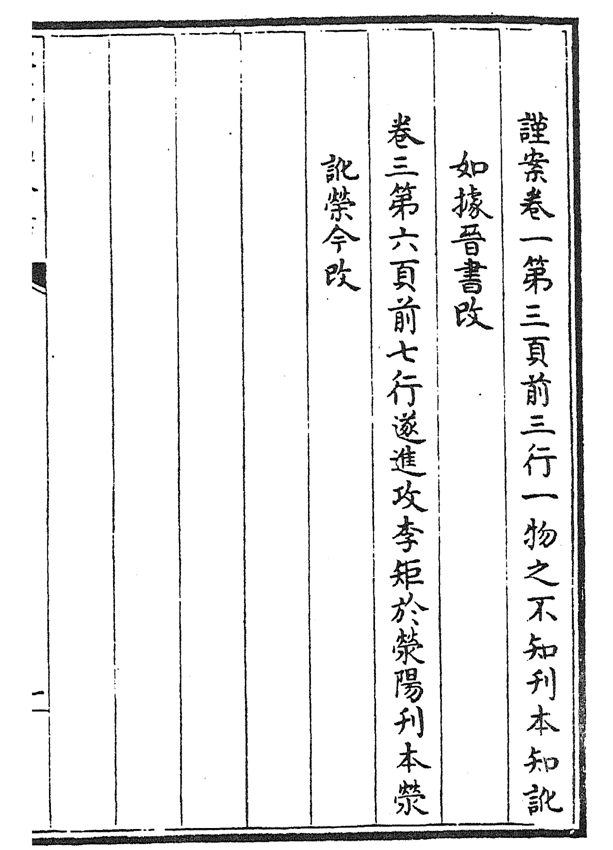
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東屯霸上皆畏曜兵強並不敢進相國司馬保遣鎮軍將軍前鋒都督胡崧帥城西諸郡兵入援屯遮馬橋擊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冬十月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與公卿退守長安小城以自固時城中饑甚人皆相食死者大半逃亡不可復制惟涼州義衆千餘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之為粥以供帝膳至是復盡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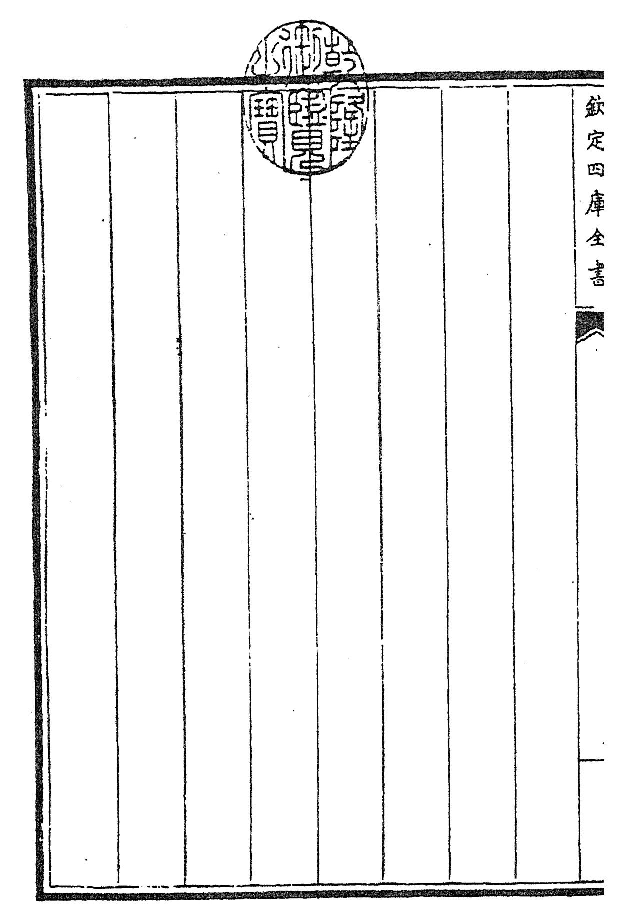
月帝泣謂允曰今窘急如此外無救援勢不自支死於社稷是朕事也朕念將士暴離斯酷今欲開城未陷為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決矣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宋敞紀事本末作宗敞奉牋降曜索綝乃潛留敞使其子説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尅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譎欺人一作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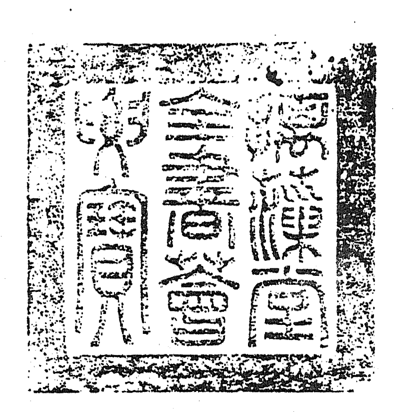
之令索綝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强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振玉石俱摧甲午𢿱隨使者至曜營乙未愍帝肉袒牽羊輿櫬銜璧出降於東門羣臣號泣攀輿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虜賊乎乃自殺曜受璧焚櫬使敞奉帝還宮初有童謡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殺隱士霍原

以應之及帝如曜營營實在城東豆田壁丁酉遷帝及司徒梁汾驃騎麴允奮威索綝等諸臣百餘人於其營辛丑至於平陽壬寅聰臨光極殿帝稽顙於前以為光祿大夫封懷安侯麴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自殺聰聞其死嘉其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允金城人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為之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至是自殺聰以索綝不忠於本朝戮之於東市尚書梁允侍中梁濬


散騎常侍嚴敦左丞相臧振黄門侍郎任播張偉杜曼及諸郡守並為曜所殺華輯奔南山聰以曜為使持節假黄鉞大都督陜西諸軍事太宰秦王使相國粲告捷於太廟大赦境内改元麟嘉


謹案卷一第三頁前三行一物之不知刊本知訛
如據晉書改
卷三第六頁前七行遂進攻李矩於滎陽刊本滎
訛滎今改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范　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四至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六國春秋卷四

前趙録四

劉聰下

麟嘉二年春正月朔日黑霧四塞終日竟夜着人如墨五日乃止石人言於宣光陵二月雨血於東宮其日又雨血於光極殿東宮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女人化爲丈夫癸亥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殯殮至

於甲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大有人民宮室壯麗號曰蒙珠離國淵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畧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謝而歸道過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

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枕上俄而蘇活謂左右曰枕上取囊來左右取得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奏呈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後聰死與此玉并葬焉時東宫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歧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犯紫微入於天獄而滅雨血平陽廣袤十里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虵虹見彌天一歧南徹三日並照客星入紫微此皆大異其徵不遠也今虹達東

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歧南徼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叡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為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既據中原歷命所屬紫宫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何可盡言石勒鴟視趙魏曹嶷狼顧東齊鮮卑之衆星布燕代齊代趙魏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為憂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衆精盛若盡趙魏之銳

燕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嶷率三齊之衆為之後繼陛下將何以抗之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為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内為高祖圖楚之計無不克矣聰覽之不悅是月使從弟暢帥步騎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屯於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兵卒至矩未及為備遣使奉牛酒詐降於暢藏匿精勇暢見其老弱不復設備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欲夜襲之士卒恇懼矩乃

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産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曰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矩選勇敢千人使誦將之帥督護楊璋等夜掩擊暢營俘斬首虜數千級獲鎧馬甚多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帥衆援之既而聞破暢兵芝復馳赴矩矩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為三道追擊暢兵暢復大敗奔還僅以身免三月相國粲使其黨王平謂太弟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勑裹甲以備非常

又以為信然命東宮宮屬皆裹甲以居粲遣使馳告靳準王沉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聰曰太弟將為亂已裹甲矣聰大驚曰寧有是邪沉等同聲曰臣等聞之久矣但恐言之陛下弗信也聰乃使粲以兵圍東宮粲遣王沉靳準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酋長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沉等曰而今而後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於是誅乂素所親厚

大臣及東宫官屬皆沉準素所惜怨者數十人夏四月
縻又為北部王粲尋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
平陽街巷為之一空乂形神秀爽寛仁有器度故士心
多歸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悲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
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氐羌叛者十餘萬落以
靳準行車騎大將軍討平之六月境内大蝗平陽雍冀
尤甚靳準討捕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没千餘
家東宫灾門閤宫殿蕩然秋七月立晉王粲為皇太子

大赦境內殊死已下以粲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前八月聰安北大將軍趙固襲衛將軍華薈於臨穎殺之固與長史周振有隙振密譖固於聰先是李矩之破暢也於帳中得聰密詔令暢既克矩還過洛陽收固斬之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斬振父子帥騎一千歸降於矩冬十一月聰校獵上林令愍帝行車騎大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觀者皆指帝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欷流涕（一作悲泣）太子粲言於聰

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為患故也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惡相濟興兵聚衆者皆以子業為名不如早除之以絶其望聰曰吾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享羣臣於光極前殿欲觀晋臣在朝者乃使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帝執蓋多有涕泣或至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而抱帝大哭聰怒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為戒邪命引出斬之趙固與河内太守郭默攻聰河東至

於絳邑右司隷部民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人騎兵將軍劉勳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顗邀擊之爲固所敗聰使太子粲及征北將軍劉雅等帥步騎十萬伐固次於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粲表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爲李矩趙固之用不攻而自破矣戊戌殺愍帝於平陽帝之蒙塵也侍中許肅冒難侍左右帝臨崩言欲見許侍中肅馳詣相見帝已不能語肅曰未審陛下尚識

臣否帝猶執肅手流涕肅歔欷登牀帝遂投於其懷抱之中肅晝夜號泣聰外欲明已不害乃偽責諸臣欲盡誅之羣臣逃竄惟肅獨曰備位故臣願乞得殯殮就戮聰許之事訖詣聰曰國亂不能匡君亡弗能死舉目莫非愧耻所以忍辱正為山陵未畢耳微情已叙甘就刑戮聰義而免之雅等遂進攻洛陽趙固奔陽城山

麟嘉三年春二月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於洛口(一作洛陽)潛遣耿稚張皮等簡精卒千人夜濟河來襲粲營

貝丘王翼光自厘城覘知之乃以告桀請為之備桀曰
征北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此邪且
聞上身在此自當不敢北視况敢濟乎毋為驚動將士
是夜稚等飛梯騰柵十道進攻桀衆驚擾一時奔潰死
傷大半桀勒兵於東北穿柵而去奔保陽鄉稚等據其
營壘獲器械軍資不可勝計及旦桀見稚等兵少更與
雅馳還柵於壘外聰聞桀敗使太尉范隆帥騎赴之稚
等大懼遂與雅相持桀悉衆攻稚苦戰二十餘日不能

下李矩率兵來援使壯士三千汎舟迎之粲與雅等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雅營壘與雅選精騎千餘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突圍而出趨北山南奔虎牢騎兵將軍劉勲追之至於河陽雅師大敗死者五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三月聰所居螽斯則百堂災焚子會稽王康以下二十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絶良久乃蘇自此鬼哭宮中至於九月夜聲不絶平陽西明門社自亡霍

山崩聰署驃騎大將軍濟南王驥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勱為大司徒夏四月中常侍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以為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立后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周姒氏以興關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永孝成帝任心縱欲以趙

飛鷰為后使皇統絶滅社稷為傾有周之隆如彼大漢之禍如此自麟嘉以來亂淫於色中宮之位不以德舉縱沉之女弟刑餘小醜猶不可以汚清廟而塵瓊寢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榱玉簀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覽之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曰鑒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鑒等送獄金紫光禄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

鑒等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滅皇漢者正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準謂鑒曰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漢滅由吾何也鑒曰汝殺皇太弟使主上獲不友之名國家畜養汝輩何得不滅懿之謂準曰汝梟聲獍形必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於東市五月聰立中常侍宣懷養女為中皇后六月鬼哭於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衮

十里聰晝見東平王約時約已死聰甚惡之謂太子粲曰吾寢疾惙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為妖比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但今世難未夷非諒闇之日朝終夕殮旬日而葬徵大司馬曜為丞相石勒為大將軍竝録尚書輔政勒固辭仍以曜為丞相領雍州牧勒為大將軍領幽兾二州牧勒亦不受以上洛王景為太宰濟南王驥為大司馬昌國公任顗一作劉顗為太師朱紀為太傅呼延晏為太

保竝録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凖為大司空領司隷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聦以晉太興元年秋七月癸亥薨於建始殿在位九年甲子粲即偽位葬聦於宣光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劉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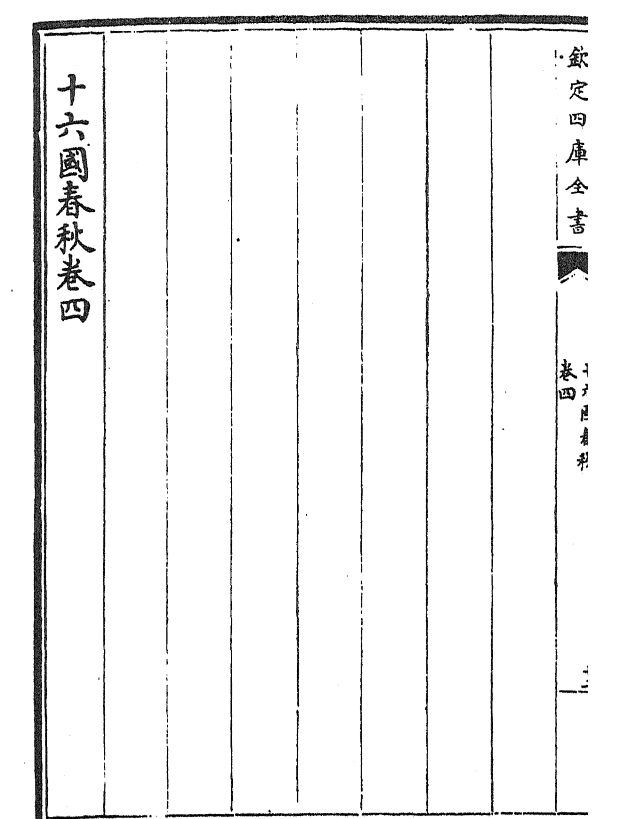
劉粲字士光少而儁傑才兼文武自為宰相威福任情踈遠忠賢昵近奸佞任情嚴刻無復恩惠拒諫飾非好興宫室相國之府彷彿紫宫在位無幾作兼晝夜饑困

窮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既嗣偽位尊聰后靳氏為
皇太后號樊氏為弘道皇后宣氏為弘德皇后王氏為
弘孝皇后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竝有國色粲晨夜烝
淫於内多行無禮無復哀慼立妻靳氏為皇后子元公
為太子大赦境内改元漢昌八月雨血於平陽靳凖將
有異謀私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謀先誅太
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
也不晨則夕粲弗納凖懼其言之不從謂聰二靳氏曰

令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
於帝二靳乗閒言之粲從之收太宰上洛王景太師昌
國公任顗大司馬濟南王驥大司徒齊王勱等皆殺之
太傅朱紀太尉守尚書令范隆出奔長安又誅驥同母
弟車騎大將軍吳王逞粲大閱於上林謀討石勒以丞
相曜為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仍鎮長安靳凖為大將
軍録尚書事粲沉荒酒色遊讌後庭軍國之事皆決於
凖凖矯粲命以從弟靳明為車騎將軍靳康為衛將軍

及將作亂以金紫光禄大夫王延耆德時望謀之於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刼之以歸準怒殺之遂勒兵入宮升光極殿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謚曰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於東市發掘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尸焚燒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征北將軍雅出奔西平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嵩不敢受準怒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因大

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幷矯稱天命至使二帝幽沒虜庭
輙帥衆扶侍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於晉詔遣太常韓
胄等奉迎梓宮未至而凖已爲石勒劉曜所沒尚書北
宮純胡崧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靳康攻滅之



十六國春秋卷四

十六國春秋卷五

前趙録五

劉曜上

劉曜字永明淵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淵幼而聰慧有膽量年八歲從淵獵於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淵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為不亡矣及長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

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皆長五尺志性不恒拓落高亮與衆不羣好讀書廣覽不精思章句工草隸善屬文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於時號為神射尤好兵書畧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遊於洛陽坐事當誅乃與曹恂亡奔劉綏綏匿之於書匱載送於王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遂變姓名客為縣卒朝鮮令崔岳見而異之給以衣食恩顧甚

厚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曜甚德之後
遇赦放歸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於世嘗隱居於管涔
之山以琴書自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
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
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上有銘云神劒御除
衆毒曜遂服之劒隨四時變為五色淵聰之世頻歷顯
職及粲嗣立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
光初元年冬十月靳準之亂曜自長安奔赴次於赤壁

太保呼延晏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自平陽奔之共上尊號遂以晉太興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太尉范隆以下悉復本官遣使拜石勒爲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趙公勒進攻靳準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七萬餘落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曜使征北將軍雅鎮北將軍策進屯汾陰與勒爲掎角之勢靳準遣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降於勒勒囚

泰送於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群閹撓政誅戮忠良誠是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朕及此勲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寧濟大難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識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况免死乎卿為朕入城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沉吟未决十二月準左右車騎將軍喬泰王騰衛將軍靳康及將軍馬忠等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為盟

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曜曜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明明出戰屢敗嬰城固守遣使求救於曜曜使雅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人來奔曜命誅明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曜誅靳氏見康女有姿容將納為后女曰陛下既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為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汚宮伐樹而況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秉操益堅曜哀之免康一子使雅迎母胡氏之喪於平陽還葬粟邑墓

號陽陵諡曰宣明皇太后追尊高祖父亮為景皇帝曾祖父廣為獻皇帝祖防為懿皇帝考闕為宣成皇帝

光初二年春二月斬勒左長史王修於市以其外表納款內覘强弱也夏四月曜徙都長安起光世殿於前紫光殿於後立妃羊氏為皇后即故惠帝后子熙為皇太子封子襲為長樂王闡為太原王冲為淮南王敞為齊王高為魯王徽為楚王徵諸宗室皆進封郡王五月陳安自稱秦州刺史叛降於曜六月繕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

安下令曰蓋聞王者之興必禘始祖（一作世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於北夷世跨燕朔光文以漢有天下歲久恩德結於庶民故立漢祖宗之廟以懷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廟改國號御以大單于為太祖亟議以聞於是太保領司空呼延晏等議曰今宜承晉母子傳號以光文本封盧奴中之屬城陛下勲功茂於平洛終於中山中山分野屬大梁趙也宜革稱大趙以水行承晉金行國號曰趙曜從之於是牲牡尚黑旗幟尚

玄冒頓配天淵配上帝自稱大趙大赦境內殊死以下冬十二月黄石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聚衆數千附於南陽王司馬保保使其將楊曼為雍州刺史王連為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顗為新平太守周庸為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進據草壁秦隴氐羌多歸附之曜遣車騎將軍雅平西將軍厚攻楊曼於陳倉二旬不克曜自率中外精銳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勑雅等攝圍固壘以

待大軍是月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后羊氏有殊寵頗與

政事隂有餘之徵也

光初三年春正月曜自雍城攻陳倉楊曼王連謀曰諜

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

吾糧廪既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攻百日不待兵

刃吾已自滅不如率見衆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

檄而至如其敗也一等殞耳早晚無在遂盡衆背城而

陳為曜所敗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氐遂進攻草壁陷之

松多奔隴城進拔陰密又陷安定司馬保懼遷於桑城曜振旅歸長安署雅為大司徒二月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將軍宋恕及别將尹安趙慎等四軍屯洛陽晉司州刺史李矩襲克金墉使頴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陽始等懼叛降於後趙石勒曜署廣平王岳為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移屯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始等軍勢甚盛岳乃班師鎮於陜城於是河南之民皆相率歸於李矩洛陽遂空夏四月長安雨雹大如雞子西

明門内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為人形髪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黄白色有歛手之狀亦有兩脚著履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五月陳安表請擊晉别將張瞻曜以安為大將軍擊瞻殺之六月丙辰將軍解虎及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酋句徐庫彭等事覺虎車皆伏誅乃囚徐彭等五千一作五十餘人於阿房將殺之光禄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而已不宜多殺爭之不從子遠叩

頭流血矐大怒以為助逆幽之於獄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於水於是巴氐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為主四山羌氐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一作四十三輔大亂城門晝閉矐甚患之欲大興師往伐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諍矐怒甚手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旦夕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大司徒中山王雅太傅領司徒朱紀太保領司空呼延晏侍中司徒郭汜等諫曰子遠幽囚禍在不測猶不忘諫諍所謂忠

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不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四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乃解赦之秋七月復勑內外戒嚴親討渠知游子遠又諫曰陛下誠能納臣愚計不勞大軍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羌夷之叛匪有大度窺竊神器也但逼於陛下嚴刑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生者猶可安莫若大赦諸逆人若沒奚官者悉令還之使迭相撫育聽

其復業與小人更始彼生路既開人情豈有樂禍好死者邪且小人聚居必有他心今無刑辟之懼以恩信懷之不降何待若諸酋長自以罪重不即下者請假臣弱卒五千人為陛下梟之不勞大軍此可定矣不爾者今賊黨既盛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之可殄也𥌓大悦即日大赦以子遠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軍屯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氐羌悉下惟句氐宗黨五千餘家保於陰密進

攻滅之遂振旅循隴右秦州刺史陳安郊迎先是上邽氐羌十餘萬落保險不服其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曜復遣子遠將兵討之權渠率衆阻險自固子遠進兵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拒五戰皆敗權渠恐懼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往日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何其怯也遂率勁卒五萬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進擊之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専諸之勇慶忌之捷當今無敵況士馬之强復非其匹且其父新敗怒

氣方盛又西戎剽勁其鋒鋭不可當不如緩之使其氣竭而後擊之此曹劌之勝也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晨值大風黄霧晝昏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伏而戰（一作復之）生擒伊餘於陣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剺面請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為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於長安西戎之中權渠最彊部落皆稟其命而為寇暴權渠既降莫不歸附曜大悦

拜子遠為大司徒録尚書事八月曜讌羣臣於東堂語
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書曰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
念惠録孤明王之盛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致封嚴尤
之孫魏武勒兵宋梁追慟橋公之墓前新贈大司徒烈
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
等或識朕於童亂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
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
雖有褒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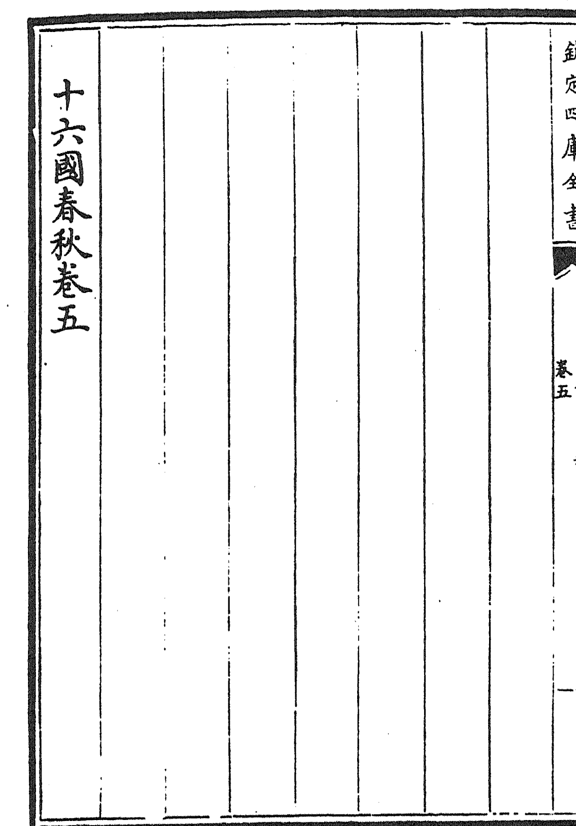
中大司徒遼東公恫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禄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但皆丘墓夷滅申哀莫由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九月曜立太學於長樂宫東小學於未央宫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擇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為崇文祭酒冬十一月曜召擕殿巧手三千人發陽平等

十郡牛車五千乘運土築建德殿臺命起鄴明觀立西宮建凌烟臺於鎬池又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漂流無所而猶上憲營室構作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成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前奉詔書將營鄴明觀市道芻蕘咸非之曰以一觀之費足以平京州矣今又奉勑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凌烟（一作霄）此其

功費億萬計明也若以給軍則可以吞吴蜀而剪齊魏矣陛下何為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為過舉過貴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勑盲將營建壽陵周廻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為棺槨黄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内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秦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毁不旋踵闔主之於終也如此向魋石槨孔子以為不如速朽王

孫倮葬識者知其矯世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掘之墓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為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峻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為優耳自喪亂以來漢帝諸陵咸見踐辱惟霸陵獨全此雖太宗之至達抑亦釋之之功興亡奢儉冏然於前惟陛下覽之矍大悦即日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夫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

之役況朕之闇眇當今之極弊可不敬從明誨其悉罷宮室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令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仍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朝夕冀聞其過也自今法政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鄴水囿以與貧民


十六國春秋卷五